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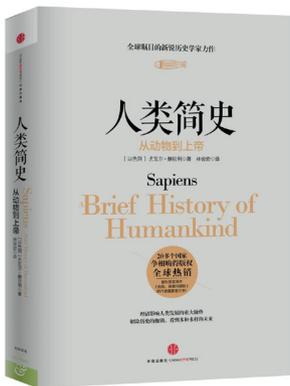


亚述浮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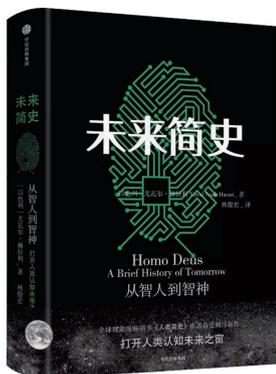


北美水獭形烟斗

希伯来星盘



《人类简史》



《未来简史》

手脚甚至眼睛等器官，与生命体的结合，打造半机械人。但这个方法说到底，控制中枢依然在人类的有机大脑之中。

第三种方法则最激进，突破有机生命的限制，打造完全非有机的生命形态。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大脑，控制无机或有机的身体。这是“地球上 40 亿年来生命进化的全新阶段”——科幻小说的情节多半讲的是这个。

赫拉利认为，未来人类可能分裂为两个物种：一部分人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改造自己或者子女胚胎，增强器官功能、减少免疫缺陷，从基因上成为更高级的智人物种。而绝大多数人难以负担这种改造的费用，则会降格为低级智人。而且，“随着 AI、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类的职业，许多人都将会失去经济价值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低级智人丧失了军事、经济价值，精英阶层与政府可能会丧失投资教育、健康、福利的动力，最终导致他们被整个系统抛弃。”赫拉利说，“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化，未来 99% 的人类将是无用阶层（useless class）。这将是无与伦比的噩耗。”

我们如何应对？

在演讲结束时，赫拉利说：“人们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变未来。”

究竟做什么？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例如，今天的父母要怎样帮助子女来面对未来的就业市场？赫拉利的答案有些悲观：“没人知道 2040 年的就业市场是怎样。很有可能现在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大部分知识与他们 40 岁的世界毫不相关。培养他们应变能力和良好的情绪反应会更有益。人在 16 岁时一切都在变化，身体、思想、人际关系，不断地更

新自己，但到了 40 岁，大部分人会拒绝变化，想要稳定。比如一个 50 岁的出租车司机，工作被自动驾驶技术取代，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学习 3D 打印，而他之后将何去何从呢？但 21 世纪没有稳定这回事。如果你想有稳定的身份、稳定的工作、稳定的价值观你就落伍了。”

赫拉利认为，现有的教育制度是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，早就过时了，情绪的平衡和应变能力不是通过背诵和考试得来的。“我能给 16 岁孩子最好的建议就是：不要太相信大人。在过去大人们很了解世界，那时世界变化很慢。但 21 世纪的大人对于世界的理解都过时了。同时，也不要太相信科技，你能让科技服务于你而不是你服务于科技吗？很有可能你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占据，它们指挥着你的欲望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赫拉利在当下看到的一种危险是，人们过多沉溺于信息的洪流，不再有时间平静、深入地思考问题。他在《未来简史》中提出了“数据主义”这一概念，中文版干脆总结为“得数据者得天下”。

对此，赫拉利的解释是：“谁控制了我们的数据也许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了，因为数据就是最重要的资产。目前，大部分数据都是关于我们购买什么东西、去往何处、看什么节目。这些数据非常重要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正要进入一个数据革命的新时代。生物计量传感器发明后，可以持续不断地从我们身体内部获取数据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谁掌握和持有从我们身体中获取的生物数据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这比我们信用卡记录、旅行数据和节目偏好重要得多。”

现在生物计量技术革命刚刚开始，人们已经开始佩戴这些生物计量传感器，如智能手环，甚至人体植入装置。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，谁会拥有从我体内获得的数据？那些拥有了大量人体数据的人可以“黑”进人体、解码人体，进而操控人体。人们还认为我们生活在“黑”进电脑的时代，也有各类电影产品宣扬这一点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“黑”进人体的时代。谁能“黑”进人体，谁就能控制世界，这才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。他提醒说：“你现在的竞争对手是谷歌、腾讯，是拥有大数据的政府。它们通过数据读取你，如果你对自己的认识跑不过它们对你的认识，你只有被操纵的份。”

当然，赫拉利不希望自己的新书和观点让大家陷入恐慌。他强调自己只是提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，而未来仍然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。这也正是他身为历史学家却关注未来危险的原因：“只有关注那些有危险性的可能性，我们才可能阻止其发生。”

赫拉利提出，人们可以打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，在这个社会当中，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好处，可以让人们尽可能平等地去分享，而不仅仅是赋权于少数的精英阶层。■